

# 大舞台

下册

谈歌  
著

# 大舞台

谈歌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舞台: 全2册 / 谈歌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404-9

I. ①大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1007号

书 名 大舞台

---

著 者 谈 歌

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89.25

字 数 1500千字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04-9

定 价 108.00元(全2册)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 录

- 引子 / 1
- 第一部 缘起 / 5
- 第二部 抗战 / 397
- 第三部 内战 / 901
- 第四部 暗战 / 1289
- 后话 / 1397
- 附记 / 1415

# 第三部 内战



## 请 客

揆诸历史，八年抗战千磨万劫，孰能一言尽之。

花开了，花落了，下雨了，下雪了……宇宙倏忽人生漫长之八年过去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，终于全面胜利。

〔胜利来之不易，谈歌多写几句。〕

但凡活过来的中国人，必能深深体验到，八年之中所经历的每个日子，是何等的困苦。为了这个胜利，中国民众付出了太大的代价。后人若能穿越时空，身临其境，于喧天的锣鼓声中，必定能听到全国百姓那种喜极而泣的心声。于热烈的鞭炮声中，必定能听到无数抗日英雄在天之灵的欢呼。自然界的鲜花以阳光调色以雨露滋润，胜利的欢笑从来都是用生命培育用血泪浇灌。期望中国的后生们，永远记住这个关于抗日救国数字：中华民族付出了三千万余的生命代价！

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1945年）八月十五日（农历七月初八），日本天皇颁布国书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一天，保定秋高气爽，晴空万里。劫后余生的市民们欢喜若狂，张灯结彩，自发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。付浩声的剧社重新聚拢，粉墨登场，义演三天，精诚奉献大戏，以示庆贺。付浩声首场献演一出别开生面的新戏《万家欢》，付浩声哑了八年的嗓子，重新响遏行云。保定观众久别重逢，演出盛况恰如《保定时报》翌日报道：票友戏迷如饮甘露：喝彩声声若春雷滚滚，掌声叠叠似锣鼓阵阵……

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九月十二日（农历八月初七），在举城欢庆的锣鼓声中，万众注目之下，但见池峰城将军戎装一新，乘坐美式吉普车，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驻保定全权代表的身份，面带微笑，频频向民众招手致意，一路威风凛凛进入了保定。

保定老百姓自发涌上街头，夹道欢迎国军入城。让市民们万分惊讶地看到，被日本鬼子关押了整整八年的穆柏枫先生，重见天日，被人左右搀扶，颤巍巍走上街头，满脸欢笑汇入了欢迎国军的人群。唉，穆老先生八年间吃尽苦头，能死里逃生，其痛苦遭遇，难以备述。市民们蜂拥上前，致以亲切问候，众人感喟：穆老先生老而弥坚，真可谓宁移白首之心，不坠青云之志。满头苍苍白发的穆柏枫当即热泪长流，连连打揖躬谢：“同喜同喜，同喜之日啊！”

行文至此，却有分教：笑脸同感喟对接，悲泪与喜泪交流。

当日,奉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命令,保定成立国民政府保定警备司令部;奉军令部命令,重庆派来督察专员乔运典中将,视察并督办北平天津保定三地战后军政事务。重庆政府派驻保定的接收特派专员向秉奎中将(前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),与乔将军一路同行,也威风到任。

翌日,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,池峰城将军不顾鞍马劳顿,即在大舞台举行了保定抗战胜利庆祝酒会,乔运典与向秉奎两位将军陪座两旁。池将军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与会的保定军政要员弹冠相庆。酒会上还传出一个人让人惊讶而又高兴的消息,保定隐藏最深的大汉奸“掌柜”,仓惶逃往北平途中,被已然反正的胡景山龙成立,率领易县保安团击毙了(两位端的命好啊,抬脚进庙门,顺手拣了个猪头,立功了)。“掌柜”多年神出鬼没首尾不见,几乎没人知晓此贼庐山真面目,今日真相大白,此恶贼竟是原保定行署副秘书长苑金华。当年保定沦陷后,行署秘书长车士行等纷纷落水,变节附逆,苑金华却不知下落,市井多是传闻此人避难去了外埠,谁能想到呢,这个王八蛋竟悄然藏匿于保定,殚精竭虑为日本人出谋划策,千方百计祸害保定民众,手段惨毒可恶之极,实该投界豺虎。而今此贼被击毙,直是罪有应得。天理昭昭啊!

〔乡亲们,喜大普奔!〕

庆祝酒会第二天,乔运典将军不及歇息,即以私人名义,宴请当年“童子军”部分成员,以及保密与中统的抗战有功人员。

乔运典西服革履,皮鞋锃亮。间杂了几根白发的背头,适当抹了发油,乌亮夺目,梳理得一丝不苟。乔运典今年四十七岁,皮肤细腻,身材挺拔,彰显其一向养尊处优生活无虞。

荣耀这东西从来都很势利,它总是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站在胜利者一边。能跟胜利者在一起,自然也有了荣耀。能跟乔长官一同吃饭的人,当然荣耀无比了。可惜,请客的名额有限。

〔这可不是眼下平头百姓家里办红白喜事,倾箱倒篋发通知,无论张三李四王老五,摸个脑袋凑个份子,就落座开喝。〕

参加就餐人员名单如下:

东家:乔运典。

主陪:向秉奎(临时有紧急公务未到)。

副陪:乔瑞雪。

〔此时乔瑞雪任乔运典将军办公室主任,上校军衔。乔长官果然清者自清,



举亲不避嫌，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堂妹堂而皇之调到身边任要职，弱弱地问一句，举凡古今中外，若不是威风八面气焰熏天的牛人，哪个敢不惧瓜田李下呢？从来没有最牛，眼下只有更牛！]

客方(共计二十人。吃果果之前排排座)：

肖寒冰(中统抗战有功人员代表。时任中统保定站上校站长)；

杨以轩(抗战有功人员代表。时任战后保定首任警察局长)；

谢诚(乔运典旧部代表。时任保定警备司令部特别行动处上校副处长)；

马凯旋(军统有功人员代表。时任军统局保定站站长)；

顾也正(军统有功人员代表。时任军统局保定站副站长)；

季钧(同上)；

梅立春(军统有功人员代表)；

梅可心(同上)；

曹正汉(同上)；

唐行一(抗战有功人员代表。请假未到)；

梅天凤(乔运典学生代表)；

李天曼(军统在日伪潜伏特工代表)；

葛云梁(同上)；

虞世通(同上)；

尤万里(烈士后裔代表。其父尤万声将军为乔运典将军同窗好友，台儿庄战役中殉国)；

余下从略。

[对不起读者，并非谈歌偷懒“从略”，因为只查到上述十五人。余下五人，谈歌没查到姓名。]

细心考量这份名单，可看出，乔运典“以私人名义宴请”名副其实。宴请的客人中，多一半是乔运典的学生，再就是他认定的自己人(未必“大咖”)。某些对他表面客气，实则不即不离之人，一概不请。

[高大上从不讲流量！

你说：我出一千块钱礼钱进来吃个饭。

人家说：“滚粗”！门儿也没有窗户也没有。

你说：那……我出一万块。

人家说：“滚粗”！俺们领导不差钱儿。

你说：那……我出一百万，要不……两百万。

人家说：快请进！请上座！]

就餐地点很牛掰：曹氏公馆院内的曹家茶楼。

曹氏公馆，那是什么地方？高端场所，一般二般的闲杂人等肯定进不来。远的不提，只拣近的说道两句，这里曾是日军驻保定宪兵队司令部。现在的字号：国民政府保定市府军政招待处。大声念念，能吓出你三身冷汗！乔运典将军在此下榻，并在此临时办公，还能在此请客，足见其身份贵重。

〔饶舌几句：中国人吃饭么，穷人解饿，富人摆阔。兜里若有几个瞎钱烧包儿，吃饭便要讲究地点环境。比如，你能跻身国务院食堂请人吃顿饭，吃好吃赖且不说，那得先说明你有身份。你若凭空想玩票？你说你有权你任性，不但能刷卡，能挂单，你还是“地王”，你上过《福布斯》富豪排行榜而且名列前十名，你想呼朋唤友进国务院食堂胡吃海塞暴撮一顿儿，而且你也满不在乎蛮横无理的最低消费多少多少，那也不带你玩——人家不伺候你！你懂的。〕

秋高气爽，曹家茶楼张灯结彩大排酒宴，主客如约而至，心情若天气一般晴朗。简单寒暄一番之后，便众星捧月般与乔运典将军合影留念，再之后即进入宴会。一向崇尚西方文化的乔运典，今天请大家吃自助餐。气氛很热烈，吃得很寡淡，绝对谈不上舌尖上的幸福（自助餐么，绝对不是那种山珍海味飞禽走兽，三十六个碟子十八个大碗外加四个火锅子的传统皇家套路），乔运典只预备了西式焖面、空心面、面包、甜点、薄饼、炸薯条、沙拉、牛排羊排和烤肉（均为半生不熟），及凉拌西红柿等几样中国小菜与水果。饮品为啤酒、红酒、果酒、苏打水。

或其中某些饕餮之徒真动了心思，好不容易赶上一回乔长官请客，诚心实意地饿了一天一夜，控干了肚子准备到此大吃二喝大快朵颐大大解馋一回，到场肯定傻眼：大鱼大肉？没有！白酒？没有！想象中很丰满，到场后真骨感。擦！有这么请客的呀？你乔长官是中国人吗？

〔不要少见多怪，高级首长请客都这模式：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简约时尚国际范！怎么？你想在这种场合尽情发挥一下民族传统特色，市井套路或家常通俗大吃一回？吃炖肘子？酱排骨？溜肥肠？炸臭豆腐烤串儿？红烧狗肉？大锅熬鱼？牛肉拉面？薄皮儿大馅肉包子？或是你还想黑暗料理大排档？你还想猪肉炖粉条，翠花上酸菜？滚猪去！拐弯儿进胡同有的是！〕

宴会开始，乔瑞雪主任首先代表乔运典将军，礼节性讲了几句，赞扬了乔运典将军（自我表扬总有点儿不合适，由别人口中说出么，才显得堂而皇之）以及诸

位来宾在抗战中建立的功勋。宴会尾声时，乔运典概要式作了总结性讲话，乔运典特别表扬了中统保定站在抗战期间立下的功勋；重点表扬了军统保定站，在抗战期间对日伪进行了有效打击。统计如下：

获取情报数：309；  
 突击次数：87；  
 击毙敌伪数：380；  
 俘虏敌伪数：59；  
 炸毁机动车辆：39；  
 破坏仓库：16；  
 破坏铁路公路桥梁：8；

……

一片热烈的掌声之后，乔运典当即起身宣布：宴会开始。

〔领导请下属吃饭，从不摆阔，就是摆谱儿。吃饱吃不饱的，就这么个意思了。如果哪位没吃饱，请回家自行解决方便面……对不起，那年代没方便面。谈歌建议你首选下挂面。饭量大的，可考虑卧鸡蛋。卧几个？自我斟酌自家肚子。〕

宴会结束后，乔运典的副官留下了李天曼与葛云梁，说乔长官单独接见，让二位去乔长官办公室等候。

李天曼与葛云梁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乔运典有什么话要说，疑神疑鬼地随副官去了。待乔运典送走了客人回到办公室，李天曼与葛云梁忙起立敬礼。乔运典点头笑了：“二位坐吧。”

李天曼葛云梁欠身致意，小心翼翼在乔运典下首端正坐了。

乔运典晒笑道：“我了解二位的情况，二位能在日寇穷途末路之际，见机行事弃暗投明，你们的确精明过人呀。我希望今后能与二位真诚共事。”

“多谢长官厚爱。”

“敬请长官训示。”

“不过么……戴笠局长对二位过去所作所为，仍有顾忌呀！”

李天曼葛云梁相视一愣，登时醒悟，乔运典分明是雨后送伞卖人情。策反李天曼本是戴笠的安排。葛云梁反正是事儿，李天曼也向戴笠汇报过。乔运典并不知情，冷不丁儿劈头盖脸横插一杠子，连哄带吓，卖乖而已。

〔亲，真不是亲生的。〕

李天曼欠身，颌首伸眉：“下属心知肚明，多谢长官爱护。”

葛云梁也忙躬身道：“多谢长官提醒。长官日后但有吩咐，我们不惜赴汤蹈火。”

〔我们都知道长官是什么东西变的，十年前就是老狐狸了，可不敢跟你抖机灵。〕

乔运典点点头：“你们明白就好。戴笠那儿么……”欲言又止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二人一眼。

李天曼葛云梁相觑不解，表情有些惶恐了。

乔运典皱眉：“话说到这里，我索性不再隐瞒，戴笠曾对我说，二位都是危险人物。危险！明白吗？”乔运典说得缓慢，音阶音量完备，仿佛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，认真咀嚼后，才从牙缝里挤出来。

李天曼怔了一下，即讪笑道：“快刀都危险。”

乔运典神情肃然：“刀若锋利，自然杀人快捷，割破自己却也便当。对吗？”

李天曼道：“这刀么……却掌握在乔长官手里么。”

乔运典也扑哧笑了：“我握着的刀，也曾割破过我的手。尽管如此，我仍喜欢使用危险的手下，正如我喜欢使用锋利的快刀。”

葛云梁肋肩笑道：“我们就是长官手里的快刀呀！”

乔运典叹道：“但仍有人提示乔某，二位这两只快刀不可靠呢，建议我借督察专员便宜行事的权力，挑剔个碴口儿，杀了两位，以除后患。”

李天曼葛云梁目瞪口呆。

乔运典当即摇头：“乔某爱才，岂能自毁长城？”说着话，起身打开文件柜，取出个布包，在桌上解开，竟是一堆亮眼的金条。葛云梁心里清点：二十根。

〔举凡天下财迷者，眼睛都是秤。〕

乔运典扬眉笑了：“乔某为人向来义气相许，豪迈相见。二位都乃军统俊彦，踌躇满志的年纪，日后若不想听命于乔某，乔某绝不勉强。几根条子不多，二位拿去，权当交个朋友，或相忘于江湖，或相濡以沫，便要看缘分如何了。倘若二位今后愿意服从于乔某，便是作了乔某潜藏的两把快刀，必有宝刀出鞘之日。于此期间，乔某决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！如何？”

李天曼葛云梁听得明白，彼此相顾，先后站起，朝乔运典深深鞠躬。

李天曼叹道：“乔长官如此厚爱，我二人敢不从命。”

葛云梁感激道：“乔长官，你这样说了，就是对我二人有了再造之恩。今后我

们虽身在军统，心中必唯乔长官马首是瞻！”

〔领导放心！我们绝对拥趸，铁杆“粉丝”！〕

乔运典满意地笑了：“那好，咱们说定了。二位先去吧。”

〔该说的都说了，晚安吧！〕

李天曼葛云梁当即立正，同声说道：“谢长官。”即转身走了。

乔运典看着李天曼葛云梁的背影，又看看桌上的二十根金条，兀自点头笑了，他笑的非常自信，这二人已成了他埋在军统系统两颗不定时引爆的炸弹。

〔揆读历史，国民党的干部队伍中，历来缺少多元化及理性化的政治理论、政治信念、政治理想的选择。因此，以蒋介石为首的这种榜样性的江湖义气，及其心理上的示范作用，从来不可小觑。换句话说，这也可能是许多杰出人才，死心塌地矢志不渝地跟随蒋介石的重要原因。〕

综合诸多细节，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：乔运典能力很强，个性更强。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，一度深得蒋氏欢心。但乔运典为人傲慢不豁达，没有容人的雅量。干脆说，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直率性格，绝对不能容忍别人侵犯他丝毫自尊。他掌握平津保军政督察大权后，为报复戴笠，他无所不用其极，胃口十分开阔，他借助所有可借助的力量，对军统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。一、在政治上，只要戴笠赞成的，他就反对；只要戴笠反对的，他就赞成（无所谓是非对错，纯属找碴儿）。仅有据可查的，乔运典于1944至1945两年期间，曾三次在蒋介石面前，用一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方式，佞言举例戴笠军统之所作所为，判定戴笠培植个人势力，结党营私，触角伸到各部门，势呈尾大不掉之象。他试图以此惊人之语，挑唆蒋介石的疑心；二、在个人环境内，他一是起用对戴笠心生怨恨的干员来对付军统；二是不惜造谣生事，挑唆军统干员对戴笠生发怨恨。乔运典在保定盘桓期间，在多个公共场合，毫不掩饰对军统的厌恶态度，直言不讳他对军统保定站保持着高度戒备与警惕。他认为，凡在戴笠手下做事的人，没有几个善良之辈，如用来做耳目，则耳聋眼瞎；用来做心腹，则是心腹之患。他在北平天津保定督察期间，曾两次写密信致蒋介石，揭发军统的种种不良行为，经查，多无实据。后人猜测，乔运典这般无事生非挑拨离间，也为蒋介石在戴笠死后，将军统改为保密局，并大幅度削减军统局编制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这些记载或有夸张，但细究起来，大体上应该符合当时情况。

毛人凤后来曾说：“乔运典的做法绝非不妥，而是非常之糟糕。作为党国高级干部，他外善内恶，巧言令色，以紫乱朱，自以为是，以人为非，搞圈子，扎藩篱，

一味有恃无恐地破坏党内纪律，明目张胆地任人唯亲，肆无忌惮地打击报复，外沽清正之名，内结虎狼之势。这种强硬蛮横唯我独尊且包藏祸心的做法，不可能不招人强烈反对，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，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，污染工作生态，枯竭党国资源。但凡政治与良心上正派些的党国官员，没有谁愿意看到乔运典这种‘带菌人物’继续嚣张无度地传染开去，这也是乔运典后来垮台的重要原因。”

毛人凤如此评价，还算不失公允。也是后人了解乔运典的另一扇窗户。]

## 顾也正

顾也正以学生和军统保定站上校副站长的双重身份，参加了乔运典的宴会，与宴会的热烈气氛截然相反，顾也正的心情十分抑郁。唉，提不起，他以天津站站长的身份，代理了近两年军统保定站站长职务，抗战胜利了，上峰就算闭着眼睛论功行赏，也理所应该把他的“代”字去掉，或让他回天津站继续当站长。谁能想到呢？天津站已走马换将。他在保定出生入死辛苦忙活了小两年，也没扶正。背时呀！换句话说，顾也正费劲巴力刚找到了进门的钥匙，人家突然把锁换了。顾也正不郁闷谁郁闷？唉！顾也正？典型的名不副实，改名吧，顾也“副”？

〔当下洞明世事的智者有格言：当官不能当正的。为什么？释文：一把手总归是个高危岗位，出了事总要第一把手出头顶雷，二、三把手多能侥幸脱身。引申开去，时下就有了三句健康格言：当官当副的，穿衣穿布的，吃饭吃素的。唉！话是这么说，想开的真不多。芸芸人世间，少有智士，多见蠢材。向往绚烂至极，谁愿归于平淡？顾也正不能脱俗，也在情理之中。〕

顾也正一肚子不服气，理所应该呀！

宴会结束后，顾也正对马凯旋说，场面太过礼节，他没能喝尽兴，邀请马站长到街中再找补点儿？

马凯旋欣然同意。他心下明白，顾也正找他喝酒只是个说词儿，他必是想一诉心中郁闷。

二人走到街中，随意拣了家小酒馆，简单要了几样小菜，便对饮起来。几杯酒下肚，顾也正斜睨着马凯旋，讪笑道：“马站长，咱们也算多年交情了。我炮仗脾气，直情径行惯了，心里不愿搁事儿，可否与站长理论几句？”

马凯旋点头笑了：“说吧，我听着呢。”

顾也正侃侃而谈：“一说，特工资格。当年徐飞扬老师创立‘保定童子军国术研究社’，我最先被徐老师挑中，为童子军领头羊。民国十八年，我自育德中学毕业，考入黄埔军校，同年加入国民党，毕业后分配至南京市党部任职。军统之前，顾某便加入复兴社。当年先后追随贺衷寒先生戴笠先生鞍前马后，算得上汗流浹背，没功劳也有辛劳。这站长位置，你我二人谁比谁更有资格？”

马凯旋点头称是：“论资格么，我自然不如你老顾。”

“再说，特工资历。抗战八年，顾某多次亲临战场出生入死。只说童子军叛徒戴征罪大恶极。军统两次派人行刺都未得手，顾某只身冒死去了，一击成功。由此赢得戴先生褒奖。先后在任天津站副站长、站长，又奉调保定站代理站长近两年，使得屡遭日伪破坏近乎风雨飘摇的军统保定站，于逆境中重振，再唱大风。顾某不必自吹自擂，这站长的位置，你我谁更有资历？”

马凯旋竖指赞道：“我更不如你老顾。近两年来，你老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。于保定支撑起军统一片天下，舍你其谁？”

“三说，特工资本。当年……算了，不说了！”顾也正兀自摆摆手，突然没了再说的兴趣。

〔顾也正当然还有第三个理由，或是给马凯旋留面子，或是顾也正不直接便说出口，谈歌替他说了吧，我顾也正是上过黄埔军校的。你马凯旋不就是一个从社会上招揽的闲散人员么，怎么一来二去骑到我头上来了？其实，这第三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，这种唯文凭论至今仍在流毒，你以为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就没尿床的了？野鸡大学毕业的，就没精英了？元芳，你怎么看？〕

马凯旋身体后仰，淡然笑道：“老顾，你心里还有什么话，直管说出来么。”

顾也正摇头叹道：“不想再说了，既然这两条你都不如我，但你的职务职位却排在我前边了。奉调保定站代理站长近两年。顾某虽未建大功，也并无大错呀！为何却降为保定站的副站长了？诚如市井所言，抗战胜利，阿猫阿狗都要论功行赏。似我顾某这般越活越回陷，见人矮半截儿，所为何来？马站长别误会，咱二人是同事，私下是朋友，我并非嫉妒你。我只是想不透彻这件事，顾某到底是哪一步没赶上，才步步赶不上了？”

马凯旋直起身子，喟然叹道：“老顾呀，作为朋友，你能推心置腹说出这番话，马某非常感动。我认真说一句，同在一面青天白日大旗之下共事，论能力，我比不得你老顾超拔，论志向，我更不如你老顾健朗。我掌管保定站这些年，虽不至于说昏庸无能，也多是因人成事罢了。扪心自问，我或是比你老顾世故了些。由

此去说，你没想透一个道理呀！”

马凯旋这番巽辞听得顾也正笑了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你多年跟随戴局长鞍前马后，无可置疑是戴局长面前的红人。但你与中统如肖寒冰等人，关系暧昧，来往稍嫌密切，也是事实吧？当年冯书恺暗中拉拢你老顾调二厅一事，至今提及，仍然众说纷纭。戴局长眼里从不揉沙子，说得再直白些，戴局长的性格么，从来都是一饭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。保定距离北平过近，向来敏感。你风头强势且锋芒毕露，军统上下对你颇多议论，你或许也听到过一句半句，说你老顾只会做事不会做人，只知道自己是誰，总看着别人碍眼，从不知道别人是老几。戴局长会怎么想？平心而论，戴局长把保定站交付给你放心呢，还是交给马某放心呢？”

顾也正听得愣怔（不经意间，怎么巽辞换作了训词），沉默了片刻，缓缓点头：“如站长这样说，确实有理，还是交付给你马站长……戴局长才放心呀。”

马凯旋点点头：“老顾呀，这就是上峰把我安排在你前边的理由，并无其他。我读过些闲书，有些许心得，历朝历代，提拔干部，多时与水平无关，与资历无干。其中奥秘千层，滋味百般，细究起来，让人尴尬至极啊。”

顾也正沮丧地摆手：“唉，算了算了，不提这个了。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”

马凯旋摇头笑了：“错！人比人得活着，货比货得留着！”

顾也正点头讪笑：“说得是呢，我突然想起个笑话，给站长说说？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说，玉皇大帝聘请孙猴子当了弼马温，孙猴子高兴了没几天，却发现这个弼马温就是个马夫的差事，级别不高，且无油水，就不高兴了。”

“可说也是，孙猴子嫌官小，岗位也不好，也就是个马夫么。”

“孙猴子想不通，闹情绪，想找最高领导玉皇大帝谈谈。”

“他怎么说的？”

“他不曾去呢，太白金星便知道了，老先生与孙猴子是好友，当即把孙猴子拦下了。”

“太白金星怎么说？”

“太白金星说，小孙兄弟呀，你刚刚参加工作么，领导就派你管马匹，活儿么，不累。薪水么，也还说的过去，这就算不错了。你看看太上老君李老头儿，跟着咱们大领导鞍前马后辛辛苦苦多少年了？工龄长，资格更是没得说，人家参加工



作的时候，你小孙兄弟还尿炕呢。可怎么样呢？老李现在不是还烧锅炉么！且不说烧锅炉这破活儿，整天价烟熏火燎，又脏又累没油水，可还总得加班加点，还从来没有加班费。坊间有民谚：官场顺心不顺心？想想太上李老君。兄弟呀，比比李老头儿，你就知足吧！”

马凯旋听得呵呵笑了：“这笑话真有点儿意思呢。”

顾也正苦笑：“是吧。”

马凯旋道：“老顾，借着你说的这个笑话，我再劝一句，遇不顺之事，理应反求诸己。子曰：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

〔马凯旋这话的意思是：言语上减少过失，行为上减少悔恨，加薪与晋职就在身边了。擦！这话能信吗？孔圣人那年代或许能行，马凯旋那时代够呛，不请客送礼，不拍马屁，加薪晋职属于做梦。马站长这番太不着调的议论，不像智者像“逗比”，更像时下流行的那种全不着调自欺欺人麻醉人的“心灵鸡汤”，绝对是一把手忽悠二把手，显得不厚道啊。〕

马凯旋看看顾也正，继续说道：“老顾你别着急，照着孔圣人这番话去做，依你的能力，或迟或早，你的位置一定会安排到我前边。拣近的说吧，不日战事一起，你仍是国家栋梁之材，所谓闻鼙鼓而思大将，你必当大用。”

“站长是说……还要打仗？”

“老顾揣着明白说糊涂呢？蒋委员长乃正统天子身份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与中共一战，已箭在弦上。”

“我明白些了。马站长，多谢指点迷津。如古人讲，善仕不如遇合。论私，我们是朋友，刚才的话顾某多有唐突，有几句或是说得过头儿，莫计较呀！今后有什么事，只管吩咐下属！”

“老顾呀，我们既然是朋友，彼此还计较什么呢。眼下还真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儿。易县胡景山龙成立率领伪保安团反正，二人也以反正身份参加了诸多公开场合的活动。却横出枝节，二人因与前收编的几位长官没谈拢，竟被那几位糊涂长官上报，保定市府认定他二人是汉奸，不予接纳。二人一怒之下，便拉着队伍上了望阳山。乔长官已命令保定警备司令部，明日派兵剿灭。这二人都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于公于私，我们不能隔岸观火呀！”

“乱搞么！他们怎么会是汉奸呢？当年这二确属奉命潜入日伪，还是赵元初具体布置的，戴局长当年也有承诺。只是赵元初猝然去世，就无人直接证明这二人的卧底身份了。可戴局长应该出面证明呀！”